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九

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天命十一年秋九月辛未集諸貝勒約誓

初

太祖高皇帝創業

興京之壬辰年十月二十五日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
天表奇偉面如赤日嚴寒不用煖耳龍行虎步舉止異常
天錫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寛和
聖德咸備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見
即識又勇力軼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
宏謨遠略動中機宜料敵制勝用兵如神
性嗜典籍披覽弗倦自幼穎悟過人
太祖甚鍾愛焉甫七歲委以家政不煩指示即能賛理鉅

細悉當及長

太祖益加器重丙辰年

太祖建元天命以次子代善及弟貝勒舒爾哈齊之長子

阿敏

太祖第五子莽古爾泰第八子

太宗並為和碩貝勒國中稱代善為大貝勒阿敏為二貝

勒莽古爾泰為三貝勒

太宗為四貝勒

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
太宗隨侍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鋤强服叛所向奏功
諸貝勒皆不能及又善撫億衆體恤將士無論疎
戚一皆開誠布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不欽
仰凡遇勁敵輒
躬冒矢石
太祖每諭令勿前諸貝勒大臣咸謂
聖心默注愛護獨深天命七年三月

諭分主八旗諸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龍馭上賓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第三子薩哈璘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

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

先帝聖心衆皆悅服當嗣登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

天人允協其誰不從翼日代善書其議以示二貝勒阿敏

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請

上即位

太宗辭曰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懼弗克善承

先志又懼未能上契

天心且統率羣臣撫綏萬姓其事綦難辭至再三自卯至

申衆堅請不已然後從之九月庚午朔

太宗率貝勒大臣行九拜禮告

天即位貝勒大臣同各官朝見

詔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頒赦國中自死罪以下悉原之

太宗欲諸貝勒共循禮義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大貝勒

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

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類第十二子阿濟格第

十四子多爾衮第十五子多鐸貝勒舒爾哈齊第

六子濟爾哈朗

太祖長子褚英之子杜度
太宗長子豪格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次子碩託第三子
薩哈璘俱集
太宗率之誓告
天地曰
皇天后土既佑相我
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
皇考龍馭上賓我諸兄暨諸弟姪以家國人民之重推我

為君惟當敬紹

皇考之業欽承

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姪不行正道明知非義

之事而故為之或因弟姪等微有過愆遽削奪

皇考所與户口

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弟姪行正道

天地眷佑諸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姪詢謀僉同奉

上嗣登大位

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妬將不利于
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若不教養
子弟或加誣害必自罹凶孽若我三人好待子弟
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
天地譴責如能守盟誓盡忠良
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
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訓
而弗矢忠藎

天地譴責若一心爲國不懷偏邪

天地眷佑焉誓畢

太宗率諸貝勒嚮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拜不以臣禮待

之各

賜雕鞍馬匹

丙子定屯莊禁令

先是天命十年十月因遼陽廣寧諸處歸順之明

紳衿屢煽惑降民潛引叛逃盡察誅之編其戶口

每十三壯丁為一莊按滿洲各官品級分給為奴

至是

太宗慮分給日久或受陵虐

命按滿洲官品級每一備禦（即今佐領）止給壯丁八名以供使

令其餘分屯別居編為民户擇漢官之清正者轄

之禁止貝勒大臣屬下人私索馬匹鷹犬或勒買

器物及恣意行遊者凡有告訐實則治罪誣者反

坐

詔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令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槩置不論嗣後惟已逃被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又

詔曰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前因城郭邊牆事關守禦有勞民力良非得已朕深用憫念今修葺已竣嗣後有頹壞者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其屯莊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後無事再移可使各安其業無荒耕種滿洲漢人毋得異視凡訟獄差徭須畫

一均平諸貝勒大臣并在外駐防之人及貝勒下牧馬管屯人有事往屯莊各宜自備行糧若擅取民間牛羊雞豚者罪之田獵採捕須先告知本旗貝勒凡邊内狼狐貉貛雉魚等物各聽其採捕惟不許擊逐麋鹿致疲馬力有妨武事並禁止邊外行獵市税為國家經費所出應通商貿易若往外國亦當告知諸貝勒私往者均罪

丁丑分設八旗大臣

初

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舊稱固山額真順治十七年改稱都統各一佐管大臣舊稱梅勒額真亦稱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改稱副都統各二見乙卯年特設議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見天命元年後或即以總管一旗佐管一旗者兼之不皆分授又有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諸名論功加授見天命五年

至是

太宗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額駙揚古利前此已

授一等總兵官其秩在貝勒之次與額駙李永芳及總管蒙古軍之武訥格俱不預此正黃
旗納穆泰揚古利之弟鑲黃旗額駙達爾漢此以正黃鑲黃正紅
鑲紅鑲藍正藍鑲白正白為序次與順治元年以後序次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
不同正紅旗額駙和碩圖何和哩之子鑲紅旗侍衛博爾
晉鑲藍旗額駙固三泰正藍旗托博輝和洛噶善城貝勒索
長阿第四子龍敦之子鑲白旗徹爾格額亦都第三子前此已授三等總兵官
正白旗喀克篤哩初由那木都祿路來歸已授三等總兵官是為總管
旗務之八大臣凡議

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如前此之固山額真無議政大臣）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正黃旗拜音圖（篤義貝勒巴雅喇之子）楞額哩（亦揚古利之弟前此已授三等副將）鑲黃旗伊遜（費英東弟音達瑚齊之子前此已授遊擊）達珠瑚（前此已授副將）正紅旗布爾吉（即天命七年留守遼陽大臣覺羅鐸弼之子）葉克舒（初由尼瑪察路長來歸已授副將）鑲紅旗武善（前此已授參將）綽和諾（那木都祿路長明安圖之子前此已授參將）鑲藍旗舒賽（前此已授參將）康喀賚（前此已授備禦）正藍旗屯布嚕（章嘉城貝勒寶

實長子康嘉之子即天命十年守耀州擊敗明兵者薩璧翰前此已授遊擊鑲白旗武拜前此已授遊擊薩木什喀扈爾漢之弟前此已授備禦正白旗蒙阿圖前此已授叅將阿山前此已授叅將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如前此之梅勒額真燕理事大臣不令出兵駐防據是年十月楞額哩阿山率兵入巴林境則惟職任有別非此十六大臣竟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正黃旗

太祖第九子巴布泰前曾駐防鞍山驛即天命十一年五月擊敗明將毛文龍兵者巴奇蘭前此已授遊擊鑲黃旗多諾依前此官職未著揚善費英東弟音達瑚齊

之子前此已授備禦正紅旗

太祖第四子湯古岱前此官職未著後封鎮國將軍察哈喇沾河寨長常書之子前此已授備禦鑲紅旗哈哈納那木都祿路長明安圖之子前此已授備禦葉臣前此已授遊擊鑲藍旗穆克坦前此已授副將額孟格前此官職未著正藍旗昂阿喇前此官職未著覺羅色勒武功郡王禮敦之三世孫前此已授備禦鑲白旗圖爾格額亦都第八子前此已授參將伊爾登額亦都第十子前此已授遊擊正白旗康古哩初由綏芬路長來歸尚郡主為額駙阿達海阿山之弟前此同授參將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

屬詞訟仍令審理後為駐防副都統暨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諸職

冬十月甲子討扎嚕特軍奏捷

先是正月我軍攻明寧遠城不克而還喀爾喀扎嚕特部貝勒鄂爾齋圖等以兵阻我遣往科爾沁之使臣劫掠財物十月己酉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暨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諸貝勒率兵萬人征扎嚕特部

太宗率三貝勒莽古爾泰暨多爾袞多鐸杜度諸貝勒送

至蒲河山岡

命聲討扎嚕特背盟之罪先傳示以

書曰前者己未年擒貝勒齋賽後曾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云我滿洲及喀爾喀協力征明欲與和當共議以行

若喀爾喀聽明人巧言利其厚賂背棄盟誓而先與私

和者

天地譴責我滿洲若背棄盟誓譴責亦如之乃爾喀爾喀

五部落竟潛通于明聽其巧言利其厚賂以兵助之是

爾之先絶我好也又爾卓哩克圖貝勒下有托克推者犯我臺站且擾害我人民掠取我財物至再至三甚至將所殺之人獻首于明疇昔盟言安在哉昔盟誓時爾五部落執政諸貝勒及卓哩克圖貝勒俱預此盟而昂安不從爾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是以興師誅昂安見天命八年四月嗣後爾扎嚕特諸貝勒云昂安罪固應誅我部落仍願修舊好不似東四部落或食言敗盟也我故歸桑圖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復申盟誓云察哈爾

我讐也科爾沁我戚也爾愼毋與察哈爾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爾沁之人致起兵端無何爾又背此盟甲子年爾右翼兵襲我使于漢察喇地乙丑年又追我使于遼河畔恣行刼奪是年又要截我使臣固錫刃傷其首盡奪其財物爾扎嚕特何其貪利而背義也然我猶念前好不問爾罪遠征巴林所俘獲爾部下百餘人悉行釋遣後桑圖以誑言而來窺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縶留即遣之歸益我之推誠于爾不欲終棄前盟如此今年

春爾扎嚕特左翼諸貝勒覘我使臣之出屢次要截道路刦奪財物並行殘害是爾扎嚕特之貪詐不仁妄加于我者終無已時也我之所以興師致討者職是故耳

丙辰往征東海卦勒察部大臣達珠瑚等以俘獲人口百餘及馬牛百餘還甲子大貝勒代善等奏擄使人至言扎嚕特貝勒巴克即天命四年陣擒七年釋歸者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貝勒俱已擒獲殺其貝勒鄂爾齋圖盡俘所屬人戶

丙寅征巴林軍凱旋

先是癸丑

太宗遣副將楞額哩參將阿山率兵六百征喀爾喀巴林部驅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使與扎嚕特部不得相顧楞額哩阿山入巴林境遵

上方略又俘人口二百七十餘獲駝三十四馬一千一百一十一牛一千二百一十一羊二千五百八十六

至是凱旋

太宗率諸貝勒大臣出城十五里勞之
命行抱見禮刲八牛祭纛告
天時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即本年正月我軍往征時之寧遠道至是為遼東巡撫仍守寧遠欲窺我
國情形遣李喇嘛同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
來弔
太祖喪并賀
上即位

太宗因令李喇嘛及其官四員隨行覲視既祭纛畢按出征將士品級功績頒賚駝馬牛羊

賜李喇嘛駝一馬五羊二十八尚餘駝二十四馬四十牛六百羊一千

命散給國中貧户是月科爾沁卓哩克圖貝勒武克善來弔

太祖喪土謝圖汗奥巴秉圖貝勒洪果爾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十七世孫

博第達喇長子齊齊克生子翁阿岱即土謝圖汗奥巴之父博第達喇次子納穆賽之長子莽古斯生子齋桑即武克善之父納穆賽之第三子即洪果爾岱達爾漢圖美奥巴之從兄扎薩克圖杜稜布達齊翁阿岱之次子青卓哩克圖和爾和岱奥巴之從弟伊爾都齊棟果爾納穆賽次子明安之長子達庫爾喀坦巴圖魯明安次子諾穆齊桑阿爾齊明安第八子卓哩克圖索諾穆齋桑第三子等各遣使來弔

十一月癸酉勞征克扎嚕特軍

大貝勒代善等奏捷使至之後八日十一月辛未

太宗率貝勒大臣出迎次鐵嶺范河界癸酉凱旋軍俱集

立八纛拜

天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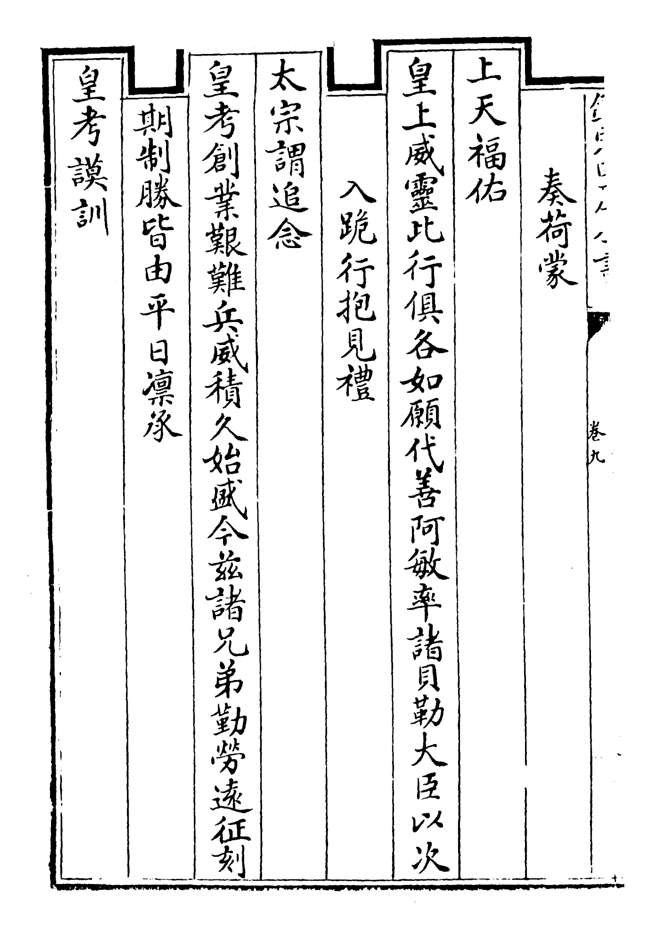
御黄幄凱旋諸貝勒大臣跪見

太宗不欲受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跪拜

躬率三貝勒莽古爾泰等答禮

命巴克什達海傳

旨問兩兄及諸貝勒在行間安否巴克什庫爾禪前跪代



奏荷蒙
上天福佑
皇上威靈比行俱各如願代善阿敏率諸貝勒大臣以次
入跪行抱見禮
太宗謂追念
皇考創業艱難兵威積久始盛今兹諸兄弟勤勞遠征剋
期制勝皆由平日稟承
皇考謨訓

諭未竟愴然淚下代善及諸貝勒大臣無不感泣時明使

李喇嘛等亦奉

命入見見畢以次列坐行飲至禮翼日按籍論功以所俘

獲

頒賚將士有差

賜陣獲扎嚕特部巴克鄂齊爾桑（巴克之子）岱青多爾濟拉什

希布桑阿爾齋額多倫扎木蘇阿穆克拉卜什希

等衣服財物銀器及日用等物又以巴林之捷兵

止六百俘獲甚多楞額哩由副將擢總兵官即今三等子阿山由叅將擢副將即今三等男

駕旋聞察哈爾所屬之阿拉克綽特部貝勒圖爾濟率百餘戶來歸

諭從臣曰來歸之人誠心向化宜以禮迎之

命備禦伊拜納蘭攜食物往迎時喀爾喀貝勒卓哩克圖之子偉徵巴拜攜妻子及男子八人婦女四口乘馬十八匹來歸又貝勒齋賽即天命四年陣獲六年釋歸者感念

太祖恩釋還國遣使來弔科爾沁貝勒青巴圖魯桑阿爾齋（明安第四子）台吉滿珠什哩（齋桑第四子）各親齋牛羊鞍馬來弔

十二月庚子禁私鬻軍器

詔曰弓矢矛刃行軍之要器自貝勒以下毋得私與外藩貝勒遣來之人若欲與必先奏聞其外藩貝勒以下雖遇歸順于我之蒙古諸部亦不得以此私鬻違者罪之

是月黑龍江二十六人來朝貢犬及黑白紅三色

狐皮黑貂猞猁猻水獺青鼠等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二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正月至六月

天聰元年春正月丙子發兵征朝鮮

太宗詣

堂子拜

天還

己巳朔

御殿諸貝勒暨羣臣朝見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頭禮大
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以兄行
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會處悉如之
國制每于除夕元旦備陳樂舞設大宴時以
太祖喪悉停止丙子
命貝勒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兵
授以方略征朝鮮並勦明將毛文龍
諭曰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

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之以披猖納我叛民故整
旅徂征爾等可兩圖之
二月戊戌朔發兵往守新克朝鮮義州
貝勒阿敏等自軍中奏言正月辛巳入明哨地總
兵官楞額哩偕葉臣雅遜蒙安率兵八十人乘夜
襲其哨卒盡獲之六哨無一脫者壬午夜薄朝鮮
義州城樹雲梯攻之巴圖魯愛淌率八旗精銳先
登楞額哩偕阿山葉臣率八十人繼之諸軍奮勇

齊進遂克其城斬府尹李瑩等判官崔鳴亮自盡我軍盡殲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夜分兵擄毛文龍所居鐵山亦朝鮮境毛文龍屯種于此斬明兵無算文龍遁入島中未獲癸未留大臣八員兵千人守義州大軍進攻朝鮮定州斬宣川副使奇協獲定州牧使金搢盡降其民丙戌招郭山城不降攻克之獲郡守朴由健殲其兵卒我軍未傷一人生擒守道一員叅将一員遊擊三員丁亥留大臣四員兵五百

守郭山城大軍自定州渡嘉山江駐營將向朝鮮
王舊居平壤進發此後路遠馳報稽遲望
上無以為慮俟至平壤遣人偵探朝鮮王所居之地若機
會可乘即日前進令恐兵力不敷乞
敕賢能大臣統領蒙古兵于冰未解時速來義州防守糧
食户口俾得調取現留之兵前進
太宗報曰蒙
天眷佑爾出師諸貝勒所至克捷朕聞之不勝嘉悦前進

事宜爾等詳加審酌可行則行如不可亦勿强行爾等在行間宜仰承

天佑保惜聲名凡事相機圖之有當請命者公同議定遣使來奏朕據所奏裁決焉遂

命務在外遊牧及在内分管蒙古兵往駐義州先是有生員岳起鸞疏言我國征朝鮮大兵尚未渡江潛住鳳凰城何益宜速撤回倘京城有警路遠難以猝至其誰與守又言宜與明國議和不和恐我國人

民散亡殆盡若與明和應將漢人速行放還否則

亦當歸其紳士不可遲疑

太宗曰明人若遣使來聘問以禮歸我逃民則脩好有名

自可許和至俘獲士民

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耶傳

諭漢官等議衆皆怒請誅之

太宗曰爾等欲殺之良是但恐殺此人後無復有敢言者

至是羣臣力請曰此等蓄謀便利敵國之人不可

不誅乃從之

三月乙酉令朝鮮降衆還國留兵守鎮江城

先是正月戊子征朝鮮軍至安州城下招降不從

己丑黎明進攻不移時克之斬郡守張㩊副使全

尚毅縣令宋圖南等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興

赴火死城中居民及守兵各令安業駐軍秣馬四

日乃進征甲午至平壤城中文武官及兵民皆遁

走我軍既渡大同江次中和遣人以

書聲其罪曰向者我軍征瓦爾喀時爾國無端出境與我軍相拒罪一也烏拉貝勒布占泰屢侵爾國爾以其屬我姻戚求我勸諭得以息兵爾曾無一好言相報罪二也我兩國原無讐怨爾于己未年發兵助明圖我幸蒙

天鑒明兵敗衂爾之帥卒為我陣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加誅戮且贍養之爾不遣一介來謝罪三也

天以遼東賜我遼東之民我民也爾容毛文龍潛據海島致我遼東百姓被其侵擾聽其引誘我曾令爾縛送毛

文龍復成兩國之好爾竟不從罪四也辛酉年我軍攻勦毛文龍惟明人是問亦望爾惠顧前好不以一矢相加爾究無一好言相報罪五也毛文龍係明國之將爾乃與以土地導其耕種資之糗糧贍其軍實罪六也我

皇考上賓明方與我為敵尚遣使來弔爾竟不遣一使罪七也爾如此負恩構怨難以悉數我用是聲罪致討越一日朝鮮二使齎書來迎其使即前此大軍收降

朝鮮元帥姜功烈parentheses將朴蘭英之子也時功烈蘭

英俱在軍中諸貝勒令二使各與其父相見作答書如前聲罪之文詰其果否尚欲與我為敵抑悔禍抒誠申盟脩好姑留師五日以待如逾期則我軍必前進矣遣官二員齎答書偕二使往是日我遊兵入昌城其副使金時若遁走追擒殺之貝勒阿敏以前書有未罄者復遣備禦扎努巴克什科貝再以書往言爾來書云國有倭難明曾助兵恩不可負故亦以兵助明獨不思烏拉布占泰之以

兵侵爾國也我曾勸解息兵可不謂恩乎又云兩國素相和好何無故興兵夫兩國固素相和好也乃爾以兵助明侵我豈有故耶又云毛文龍是明朝將官義不可逐夫毛文龍不見信于其主弗給糧餉爾獨何為信之深代籌贍養以爾土地與之耕種耶又云貴國兵來追毛文龍時不曾擾我民間一物故毛文龍侵擾遼東並未以兵相助夫毛文龍之得據海島惟爾庇之其沿江屯劄也一抵昌

城一抵安州皆屬爾境隄防偵探惟爾教之爾之助惡不已多乎又云遼東之民乃毛文龍招誘我國不知夫爾既容留毛文龍致我土地人民屢被招誘爾尚得謂不知乎又云疆域阻隔未及聞喪來弔夫明與蒙古雖道里迢遠皆聞喪而來弔矣爾與我國接壤獨懵然而不聞乎凡此積怨啓釁職汝之由若引咎自責以圖寧居可速遣親信大臣來負罪請和盟誓

天地我即旋師我非為土地人民興師至此也二月壬寅
進征黄州城中逃散無一人我軍留駐癸卯朝鮮
國王李倧别遣兩使臣同姜功烈朴蘭英之子隨
扎努至告曰我王得貝勒之書已遣親信大臣來
矣今我先來馳告時李倧已攜妻子遁往江華島
長子李溰遁往全州其都城人民悉潰竄貝勒阿
敏欲征都城衆貝勒謂宜待其大臣至總兵官李
永芳曰我等奉

上命秉義而行前與朝鮮書已言遣大臣盟誓即旋師若背前言不義阿敏以何得多言叱退之于是大軍仍進征甲辰遇李倧所遣進昌君令隨至瑞興駐營詰旦進昌君叩見諸貝勒請駐兵定議曰吾王自顧認罪敝國貧瘠願悉索土産以獻吾王聞兵至恐懼已棄城避于海島矣城中府庫財物倉皇散失若以兵前進轉難定議也貝勒阿敏曰若然爾當指與我駐兵秣馬之地使者因指三屯每屯

約三四百戶衆貝勒以為可阿敏仍令吹角進征岳託察其情未易勸止策馬往邀濟爾哈朗至營共議濟爾哈朗曰吾等不宜深入距此三十里有平山城可往駐兵以待和議之成遂率軍往駐平山城是日留進昌君于營遣副將劉興祚率十人乘舟往江華島見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興祚怒曰汝何物作此土偶狀耶李倧色赧無以答乃曰我因母喪未終故耳興祚曰爾惟好自尊大狂

悖無禮國中百姓致罹兵禍不為不甚矣今日之事成敗在于俄頃爾欲脩好議和可遣親子弟一人往盟諸

天地汝國所產財物每年循禮貢獻自定額數事竣我軍即還李倧猶豫未決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汝國果行大義盍退兵而後議和興祚曰汝尚以支辭抵飾耶遲一日則汝民受一日之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矣吾今此言實為爾民可即遣爾弟行無

遲也李倧遂遣其弟原昌君李覺並侍郎等官五員隨輿祚來平山時八旗諸將齊列貝勒阿敏中坐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左右坐令李覺從角門進行一叩頭抱膝相見禮李覺進馬百虎豹皮百綿紬苧布四百布萬五千遂設宴宴畢李覺出岳託謂阿敏曰吾等俱來此國中

御前禁軍甚少蒙古與明皆是敵國或有邊疆之事當思豫備況我軍中俘獲亦已多矣宜令朝鮮王盟誓

即可班師阿敏曰吾嘗慕明朝皇帝及朝鮮國王所居城郭宮殿無因得見今既至此何不一見而歸乎當至彼近地再議如不從則屯種以居衆貝勒因令八旗大臣議之惟阿敏本旗固三泰穆克坦舒賽議仍進征各旗大臣納穆泰和碩圖托博輝達爾漢微爾格喀克篤哩博爾晉等均議如岳託言乃遣劉興祚同巴克什庫爾禪往既至江華島李倧令其議政判書等官議盟誓中事三日不

決李倧延二使近其所居往來共議誓詞乃定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焚香設酒肉骨血土各一器偕盟焚誓詞畢李倧餽我使臣皮帛等物餞送渡海辛未還營壬申貝勒等遣庫爾禪率二十人還瀋陽奏捷阿敏令凱旋軍士分路自取背糧衆貝勒言已與朝鮮盟不可掠取其物阿敏以已未預盟縱掠三日至平壤城駐營乃與朝鮮王弟李覺及同來侍郎復申盟誓諸貝勒偕諸將俱躬擐甲

胄九拜

天地自此由大路出朝鮮境秋毫無擾初庫爾禪率二十人自平山還朝鮮外臣不知其王已請和也兩以兵邀阻害從者六人又平壤步騎千人躡追庫爾禪殿後斬三人馳行六十里追者尚有騎兵三百庫爾禪令從者十人伏于隘處俟敵近發矢奮戰殪其官四員兵五十獲馬百令七人馭之徐行自卒七人先馳辛巳至遼河奏捷

太宗時以城中兵少欲張兵威

親率貝勒等廵邊故

駐蹕遼河岸乙酉

命庫爾禪仍赴阿敏軍中傳

諭曰朝鮮既經和好其歸順之民毋得秋毫擾害仍留彼處俾各寧居臨陣俘獲者賞給被傷士卒區處攜回可作書與朝鮮王言歸順之民俱已放還也義州留滿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派每旗下滿洲官二員蒙古官

一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鎮江城留滿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派滿洲官四員蒙古官四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所留滿洲兵須令各備禦官以精壯堪用非疲弱貧乏者具保更當選良矢給之其統領大臣令各屯駐城上加意廵防毋為奸細窺伺效我攻取之方江濱船艘慎加看守勿致疎失所給駐防兵丁糧餉務須寛裕俾勿往來搜索擾累滋事義州貯積之糧充餉若有餘或他處有餘糧並察數遣員來奏以

便撥運鄒在我國之朝鮮官員仍令偕來與朝鮮王書内可再言我所以駐兵義州者原為防毛文龍耳爾若不容毛文龍在島我兵亦不駐義州矣庫爾禪齎

諭往遇貝勒阿敏于安州江付之

夏四月甲辰遣明使還寧遠

先是天命十一年十月明巡撫袁崇煥自寧遠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至十一月

太宗遣官方吉納温塔什送之還與袁崇煥書曰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并賀新君即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者

皇考至寧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尚未見答爾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為先爾亦無事支飾方吉納温塔什歸述袁崇煥言書中

大滿洲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仍付齎回天聰

元年正月

太宗復遣方吉納溫塔什往致

書曰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視

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

天生諸國之君莫得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是用昭告

于

天興師致討惟

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

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為爾言之如癸未年爾

國無故興兵害我

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

爾國並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旅相

助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

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民及

已釋還復為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為中

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援于哈達則援之于葉

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啟釁我猶欲脩好故于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圉我遵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

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于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葠貂皮五穀財用產馬我民所賴以為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悉數陵逼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為是欲脩兩國之好當以黄金十萬兩白金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為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葠

千斤饋爾爾國以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十萬疋報我兩國誠如約脩好則當誓諸

天地永矢勿渝爾即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也三月壬申方吉納溫塔什還自寧遠偕明使臣杜明忠等齎袁崇煥及李喇嘛書各一函至袁崇煥書云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

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往事七宗

汗家抱為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

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難

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
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
汗共忘之也然
汗家十年苦戰皆為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閭田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
汗家之雪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
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
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又

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我文
武官屬遂疑
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
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
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
汗堅意脩好再通信使則凜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
臣在寧武虛
汗美意達于上聞乎李喇嘛書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名
山惟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家之
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
先汗盛德遺我上紙承
汗及各王子供養美饌並贈禮物又遣官遠送我銘刻五
內至寧遠備述袁巡撫甚喜因書函外面字樣未
經開看至第三次換來見書中有仍願兵戈一語
恐朝廷不喜未曾轉奏想
汗及各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為體方便

為用須要救濟衆生消除嗔恨以成正果我佛家弟子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為體勸化為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只有慈悲活人更無嗔恨損物若

汗說七宗惱恨固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放下衷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明

汗當斟所說河東地方人民諸事酌良辰易遇善人難遇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緣

汗與各解說事到不差願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難捨者亦捨將來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即是極樂種種譬喻無非演我如來大乘慈悲至教也　四月甲辰

太宗遺杜明忠還與袁崇煥

書曰觀來書以事屬既往欲我消釋七恨爾先世君臣欺陵我國名怨積釁致起干戈我念戰爭不息生民何辜故遣使同李喇嘛致書于爾使兩國是非曉然以脩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何為哉來書乃云今若脩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

天愛人夫理直在我蒙

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曰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

之怒也我國敬
天愛人久為遠近稔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奠
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
天而棄人矣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遂
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庚子年
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時朝鮮以兵阻我我軍
擊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其後烏拉貝
勒布占泰伐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我姻戚遣使

來告求為勸阻我遂喻令罷兵乃朝鮮忘我大德于巳末歳無故稱兵來犯旋即敗去所俘將卒我不忍誅留之豢養尋亦釋還冀仍脩好而朝鮮無一好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亡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為難我猶遲之數年彼卒不悔罪求和我乃興師致討惟
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至克捷今
天誘其衷已和好矣然自李喇嘛通使以來我亦未嘗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說言脩

好仍遣哨卒偵視我地收納逃亡偪處近界脩葺城堡

是爾之言不由中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又云息

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

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為剖析

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叙原委詳悉事機使爾國君

臣信我坦白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匿其意而

不言難于議和矣似此欺慢之詞與前遼東廣寧碌碌

諸臣何異哉爾洞察前後熟諳機宜若果和好未有不

誓諸
天地者人或可欺
天可欺乎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脩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此者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酌減其半我國亦以東珠人蔘貂狐皮等物酌報之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則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脩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于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中以我

隣國之君列于爾國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於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于分安乎我揆以義酌以禮書中将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若爾國諸臣與我並書我必不受也又與李喇嘛

書曰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為介紹之人欲成兩國和好爾

喇嘛博通理道明哲人也我兩國是非洞然明白曲在
我則規我曲在彼則規彼宜無偏袒之心故我以衷言
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
天祚無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無故欲害元
太祖而兵起萬歷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
之兵起我師既克廣寧諸貝勒將帥咸請進山海關我
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
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

漢各自為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彼時意漢人或來議
和也遲之四載明人乗間脩葺寧遠伺隙搆兵我因出
師以攻寧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用即班師及
皇考升遐爾喇嘛來弔意謂此
天欲我兩國和好時矣故具書議和遣官偕往又以書式
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難以
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明國皇帝亦以書報彼此通達
明析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衷情欲議和

好得乎袁廵撫來書欲將

天賜我之城池官民退還爾喇嘛亦輕聽其語勸我捨而還之又將袁廵撫書于上隣國之君書于下强相陵制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爾來書云良辰易遇善人難逢我因爾喇嘛以脩好來其意甚善即遣使相報若不以爾為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國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爾喇嘛既深通佛教明達

道理何獨向我喋喋耶從前遼東廣寧諸臣妄肆欺陵啟釁名兵自貽伊戚今猶未鑒前車而不自醒悟乎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欺陵不惟新好難成即舊好必敗爾喇嘛豈不知之

書既繕又與袁崇煥

書曰頃報爾之書已經繕畢方欲遣使會爾國兩次有人逃來言爾脩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又察哈爾使臣至所云亦然因是停止遣使即將報書付爾使者杜明

忠齋回茲因築城之故再為爾言之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為爾國界何地為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脩葺城垣潛圖侵逼得毋以前寧遠城凍攻之未墮自以為得志詐稱和好乘間葺城為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爾縱能保守一二城他處之城及田畝禾黍能盡保耶倘戰爭不息蒙

天眷佑我師長驅而入

天以燕京與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為何如也自古以來爾等文臣往往如婦女之在閨中徒好大言以致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尚以為未足戒而欲動兵戈耶

乙夘陞賞征克朝鮮將士

先是

命巴克什庫爾禪齋

諭赴軍營之後二旬越一日丙午征朝鮮貝勒阿敏等遣

官青嘉努至以凱旋大軍于四月初八日渡江告

辛亥阿敏遣官覺羅龍什至奏請

上無遠迎見

上時唐古特喇嘛察哈爾使臣俱集

上宜端坐受拜用昭國體

太宗諭曰

天佑我國平服朝鮮聲名宣播今與兄貝勒互行拜見之

禮外國聞之愈彰其美若使兄跪拜而端坐受之豈反

足以播美名哉癸丑
駕出城次于武靖營之野甲寅設行幄于
御營一里外
太宗率諸貝勒踰行幄數武駐馬以待凱旋諸貝勒策馬
馳至遂同下馬依次排立樹纛拜
天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復排立阿敏前謁
太宗出位迎之阿敏叩首

太宗答禮抱見乃復坐代善莽古爾泰左右坐阿敏回班

次坐凱旋衆貝勒羣臣行跪拜禮

太宗命巴克什達海傳

旨問兄貝勒及諸弟姪行間安否阿敏令庫爾禪奏曰荷

天眷佑曁我

皇上威福平服朝鮮其國王之弟今已偕來一軍俱無恙

次諸貝勒行抱見禮次總兵官揚古利蒙古貝勒

巴克扎嚕特部見天命八年正月諤勒哲依圖達賚布延岱多

爾濟以上四人俱烏嚕特部見天命七年二月相繼至行禮如諸貝勒班次稍後大臣托博輝達爾漢和碩圖固三泰徹爾格納穆泰喀克篤哩武訥格李永芳康古哩與蒙古台吉朝見禮同朝鮮王弟李覺與我國諸貝勒禮同見畢

賜阿敏御衣一襲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馬各一匹遂祭纛祭畢

御行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左右列坐令李覺坐阿敏下

諸貝勒分翼坐設筵宴乙卯叙功行賞楞額哩身先士卒遇敵哨兵驅斬無脫襲義州時以兵潛入者三叉于行間悉遵

上方略克佐成功由三等總兵官擢為一等總兵官（即今一等子）先登義州城之葉臣由遊擊擢參將（即今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雅遜錫翰愛滿由備禦擢遊擊（即今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蒙安由閒散擢備禦（即今騎都尉世職）勞翰故贈備禦薩木哈納亦故贈千總仍各賞給人口及馬牛阿山穆

克坦邦遜武巴海科新等繼進登城俱
賜人口及馬匹其餘俘獲分給未出征諸臣
五月辛未征明錦州
時明人脩築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城辛未
太宗親統師征明出撫近門謁
堂子西發由上榆林至遼河駐營甲戌至廣寧舊邊選精
銳為前哨擊敵捉生察訊明兵虛實仍分兵三隊
以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

格率兵為前隊攻城諸將率兵携雲梯挨牌等物為後隊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居中乙亥入白土場邊晚至廣寧乘夜進發前隊兵執明哨卒至訊之知右屯衛以兵百人防守小凌河大凌河脩城未竣亦以兵駐防錦州城繕脩已畢馬步卒凡三萬人丙子

太宗率兩黃旗兩白旗兵直趨大凌河明守城兵棄城遁

我前鋒兵二十人馳擊之并敗其哨卒追至錦州
城下城門閉明潰兵不得入越錦州城而逃復遇
我前隊兵盡殺之代善阿敏同貝勒碩託率正紅
鑲紅鑲藍旗兵直趨錦州遂圍其城莽古爾泰率
正藍旗兵直趨右屯衛各路兵並擕所俘獲會于
錦州距城一里駐營有堡臺二千餘人來降
命縱赴山海關聽其所往又縱四百人令赴錦州守城者
不納復來歸亦令俱赴山海關丁丑明太監紀用

同總兵趙率教遣守備一千總一至

諭之曰爾等欲降則降欲戰則戰爾太監可出城面陳衷曲我每以爾國邊臣平日欺我之情無由自白欲見爾太監言之俾轉達爾主即攻拔爾城亦决不誅爾太監或恐我兵誤加傷害可自立號記別居他所遂

命二使還與以

書曰曩者爾等遣李喇嘛講和并議書中高下行款我已從爾言將爾主髙寫一字又謂議和之禮物過多求我

裁減我亦從爾言減之及遣杜明忠齎書來將我書于
爾寧遠邊臣之下我獨非鄰國之君乎何侮慢若斯之
甚也夫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某地屬爾某地屬我
疆界既定方得彼此寧輯若以力相爭必至搆兵不已
況爾國兵力已屢經較量矣豈猶不自知耶乃侈然以
退還遼東土地人民為言是有意激怒我願事爭戰矣
我故諭杜明忠有嗣後兩國仍為敵國我亦不復遣使
之語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

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識幾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脩睦共享太平豈不甚美乃既不能相敵而又願事戰爭是徒驅爾生靈斃之鋒鏑也于心奚忍哉我為敵國見爾民死傷者衆心猶惻然昨者將二千餘人盡已釋還乃爾等不以朝廷為念不憫百姓死亡樂事兵爭不思和好而固執此妄謬之辭我甚不解也今或以城降或以禮議和惟爾等酌而行之耳太監為朝廷近臣雖在城中不親戰禦可出觀我軍威以一人任我

行營以一人往奏爾主責爾邊臣遵我裁定禮物誠心議和我豈有不從者乎倘猶遲疑觀望我蒙
天眷佑一鼓而下此城則山海關以西非復爾國有矣此皆爾國文臣貽誤爾主以致喪師失地非我之佳兵也
是日整理攻具午刻攻錦州城西隅垂克明三面守城兵來援火礮矢石齊下我軍遂退五里而營
太宗遣官調取瀋陽兵庚辰
諭明太監紀用來議和遣使三往其使乃來言欲我國一

人往彼面議遂

命巴克什綏占同副將劉興祚之弟興治行錦州閉城不納翼日城中遣守備一千總一至言昨因夜晦未便開城今可于日間來議所需之物自當先與至和好之事俟退兵後奏知朝廷再議于是復

命綏占劉興治往又不令入城總兵趙率教立城上言曰勝敗豈有常乎總之聽天而已仍令其守備千總同綏占劉興治來

太宗因其使

諭答之曰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廣寧三處俱屬于我若爾果勇猛何不出城決戰乃如野獾入穴藏匿首尾狂嘷自得以為莫能誰何不知獵人鍬钁一加如探囊中物耳想爾聞有援兵故出此大言夫援兵之來豈惟爾等知之我亦聞之矣我今駐軍于此豈僅為圍此一城正欲俟爾國援兵皆至聚而殲之不煩再舉耳今與爾約爾出

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觀孰勝孰負須臾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城而去城内人民我悉縱還不戮一人也時袁崇煥遣二人齎書潛赴錦州為我哨兵所獲殺一人擒一人至其書乃與太監紀用者内有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臺樓山我即日進兵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等語于是盡得其援兵之信

命貝勒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格率

偏師往衛塔山運糧士卒前軍八十人遇明兵二萬人擊敗之明兵盡棄其馬匹甲冑分路而逃壬午移

御營距錦州城二里是日釋所獲漢人蒙古人歸錦州癸未

命繫書于矢射入錦州城中

諭曰爾城內一應官吏軍民等與其饑困而死不如縋而出降必縱爾歸令與爾父母妻子相見也昨我軍到臺

堡降衆二千餘人悉令縱還想爾等亦聞之矣今我豈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俟我攻城軍士雲梯挨牌棉甲一到即行攻取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曷若于未攻之前縋城出降我必使爾室家完聚有官職者自當優叙恩養丙戌

命大臣蘇納選八旗蒙古士馬精壯者悉統領之截守塔山西路丁亥蘇納遇明兵二千人進擊敗之乘勝逐殺獲馬百五十餘即以所俘人口及馬

賜隨征蒙古諸貝勒將士庚寅大臣博爾晉圖爾格自瀋

陽率兵至行營

癸巳擊敗明兵于寧遠

時明兵自山海關援錦州相繼至寧遠

太宗率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薩哈

璘等分錦州行營每旗副將一員及護軍驍騎蒙

古兵三千往寧遠迎擊敵兵壬辰夘刻起行癸巳

黎明至寧遠城北岡明遊擊二員率步兵千二百

餘人掘壕以車為營列火器守禦

太宗率諸貝勒將士面城列陣令我兵攻其步卒不移時盡殲之明總兵滿桂之兵及密雲兵出寧遠城東二里列陣于南沿城環列鎗礮

太宗諭諸貝勒曰此地逼近城垣若即進攻難以盡力縱擊可稍退以觀動静于是退軍踰山岡既而環視明兵仍堅壘不動

太宗欲進擊阿濟格請從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皆以距城

近不可攻勸阻甚力
太宗命近御諸將及侍衛等皆冠兜鍪
諭曰昔
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兵
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于是
親率貝勒阿濟格與諸將侍衛及護軍等疾馳進擊明前
隊騎兵敗走追至寧遠城下盡殪之屍填壕塹諸
貝勒皆愧奮不及冑亦馳而進分擊明步卒濟爾

哈朗薩哈璘及瓦克達大貝勒代善第四子俱被創仍力戰

明兵大敗委棄甲仗于路其死傷者無算我軍乃

還駐雙樹舖乙未至錦州

命向城舉礮鳴角躍馬而前軍士大譟三次乃入營

六月庚子罷攻錦州班師

先是明錦州兵乘我移軍攻寧遠時出城窺視我

軍迎擊之復遁入城我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

爭先衝擊歿于陣

太宗自寧遠還錦州各

賜人口及牛馬以䘏之六月丙申朔以擊敗明滿桂兵及

密雲兵于寧遠封牛八祭纛籍所俘獲人口馬匹

分䘏陣亡將士

親臨拜山及巴希喪酹酒哭之後贈授拜山三等男巴希二等輕車都尉戊戌

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并相視形勢為進攻計

己亥攻錦州城南隅因城壕深濶難以驟拔時值

溽暑天氣炎蒸

太宗憫念士卒勞苦又留守瀋陽諸貝勒以蒙古敖漢柰

曼諸部長率衆來附奏

聞庚子自錦州班師丁未還瀋陽

戊午發帑賑饑

時大饑斗米價銀八兩國中銀雖多無處貿易是

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一銀三百兩牛一銀百

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一疋銀九兩盜賊繁興

竊馬牛或行刦殺

諭八旗大臣曰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爲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弭盗之原爾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爲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近聞盗賊蜂起乘馬刦殺若管堡官不脩葺堡墻不稽察盗賊牧馬之人不察牧馬匹縱賊竊乘及守門人役不盤詰出入

之人均治罪弗貸管堡官有斂民食物餽送巡察官者與受並罪之是日大臣等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

太宗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行竊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

詔是歲讞獄姑從寛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一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七月至二年戊辰十二月

天聰元年秋七月己巳敖漢部柰曼部來歸

先是正月有喀爾喀蒙古逃至言察哈爾林丹汗興兵攻掠喀爾喀服從者収之拒敵者被殺扎嚕特部奔依科爾沁部二月

太宗與柰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元太祖裔顥森偉徵諾顏第三子

書曰聞爾曽與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言欲與我國和好果爾可與敖漢部貝勒定議遣一曉事人來以便計議我素秉直道而行善者不欺惡者不懼向之征討各國非好戰也因陵轢過甚故昭告於

天用彰

天討耳我屢欲與明修好而彼不從偏助葉赫遣兵防衛又侵我沿邊居民擾耕穫毁廬舍驅之離散明如是其陵轢我也我是以有征明之師我國與喀爾喀素相和

好自齎賽侵我烏扎拉城殺我使臣又巴哈達爾漢娶我已聘之女配與其子遂啓釁端及我既擒齎賽喀爾喀諸貝勒來與我議和誓告

天地如往征明國則合兵而往與之和則共約而和若有惑于明之巧言厚賂而私與之和者殃必及之乃喀爾喀毀棄盟言聽讒嗜利左袒明人殺我臺軍獻首于明又屢行刦掠我念前好置之不問去歲我由寧遠旋師喀爾喀妄料我軍盡沒專意助明移兵相逼我遣往科

爾沁之使臣復屢被截刦是喀爾喀之背盟肆惡也我
是以有征喀爾喀之役朝鮮向與我通好無故與明合
謀聯兵侵我蒙
天眷佑我師克捷猶曲宥其愆俘獲士卒不加誅戮縱之
使歸彼仍棄絕我好背我而歸明附我讐怨納我逋逃
是朝鮮之負恩怙惡也我是以有征朝鮮之舉然則我
之興師動衆豈得已而為之哉益兵非美事實欲與諸
國共安太平耳爾等誠欲和好同除強暴各保疆圉正

在此時彼察哈爾汗攻掠喀爾喀以異姓之臣把握事權居其貝勒之上矣又離析諸貝勒之妻强取諸貝勒之女以配微賤之人矣爾等豈無見聞乎若以吾言為然可將此書與兩克什克騰諸貝勒觀之四月袞楚克巴圖魯同敖漢部長索諾木杜稜（與袞楚克巴圖魯同祖）塞臣卓哩克圖（索諾木杜稜之弟）及察哈爾國濟農台吉遣使通欵

太宗復與以

書曰汝等遣使致書欲為察哈爾汗與我國講和須察哈爾汗特遣使臣來來時務以誠信之言教之若詞多支蔓便啟爭端一言不善遂敗乃事我惟據來使所言遣使相報耳我兩國非若明人夙為讐敵豈以征戰為善而以太平為不美乎凡人用奸謀詭計而能成事者鮮矣惟能誠信往來克成厥好斯可以永久弗替耳若講和好我必不背科爾沁以科爾沁曾以和好之事推我主盟也六月辛亥敖漢部柰曼部使人偕至言其貝勒

率衆來歸
太宗遣每旗官一員迎之又
命大臣迎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庚申
親率諸貝勒統兵千五百人出迎翼日
駐蹕都爾弼山岡敖漢部奈曼部使人復至奏言明朝曾
遣人兩次致書言何故往投滿洲當投我國令以
其書呈
覽秋七月戊辰

駕自都爾弼山岡渡遼河十里外
駐蹕己巳衮楚克巴圖魯等至
太宗出營迎之率以拜
天乃陞
御座衮楚克巴圖魯等入
御營奏曰吾等因察哈爾汗不道來求
聖主福庇
太宗曰諸貝勒遠來歸附跋涉勞苦可弗拜但互相抱見

可也袞楚克巴圖魯等奏曰異國之人遠來歸命蒙
皇上鴻慈容納即係編氓焉敢不拜于是趨前叩拜畢
命近前抱見次與諸貝勒序齒互相抱見乃出所攜酒餚
以進
命袞楚克巴圖魯坐于右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克圖坐
于左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齋鄂齊爾
都爾巴分坐于旁
賜部長三人雕鞍良馬各一台吉五人鞍馬各一是日

太宗率之告

天曰察哈爾汗敗棄典常罔恤兄弟致敖漢柰曼部諸貝勒與之交惡來歸于我我若不加軫念視如編氓勒遷內地者

上天鑒謹若加之愛養仍令各安疆土而諸貝勒聽察哈爾離間之言背我而懷貳心者

天亦鑒譴惟無相違棄

天佑我等福祚延長子孫繁盛千秋萬世永享安樂辛未

衮楚克巴圖魯等宰牛二十馬二羊四百恭進筵

宴甲戌

駕還瀋陽

八月乙卯擊敗明兵于遼河

先是牛莊守臣奏報明國兵船十泊遼河衛尾排

列我軍乘船將進敵人按兵不動令集三旗兵往

攻之

太宗遣貝勒岳託率各旗官一員兵三百人往覘至是岳

託奏言敵船俱泊遼河止有小船三大船一從小河而入我守邊官棟世禄法都岱達喀爾達塔爾弼希等率兵兩岸夾擊四船並獲殪其守備一千總二百總二兵二百

九月丙子勞鎮守朝鮮義州撤還諸將

御殿設餞

日將遣還

初大軍征朝鮮凱旋以國王李倧弟李覺至越數

頒賜李倧駝馬雕鞍鍍金槖鞬腰刀鍍金鞓帶貂裘貂皮

賜李覺鞍馬鍍金槖鞬腰刀鍍金鞓帶貂裘貂皮蟒衣同來侍郎鞍馬蟒衣猞狸猻裘其餘官員鞍馬及緞衣等物有差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令李覺及侍郎服蟒衣謝

恩固辭不從謂蟒衣乃國王之服官員無服此衣之制副將劉興祚曰以

恩賜之衣而不肯服爾殆畏明國而不願歸也姑拘縶于

此何如于是各服衣裘行朝鮮國禮謝
恩
太宗遣叅將英固爾岱同劉興祚送歸與李倧
書曰天下諸國皆
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國之主獨以己為天子視各國
之主皆在其下種種欺陵實不能堪故昭告于
天興兵征討惟
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以我為是以明為

非是以我師克捷奄有東土因爾以兵助明來侵又納我逃民故我命將往征王能識天意克自悔過于我國領兵貝勒前以禮納款復遣王弟來覲既智且賢故能佐成和好國家受福我國從來與和好之國不起釁端其不顧交好心懷異志者我亦不懼王以禮遣王弟來恐日久繫懷故速送歸自此以後但以式好為念勿似明之相欺也至每年往來之禮王自知之自後若有爾國人民逃歸我國我即緝以還汝我國之滿洲漢人及

陣獲朝鮮之人逃至爾國爾即緝以歸我毋或隱匿致
敗兩國和好也七月李倧遣副將沈正笏朴蘭英齎方
物報謝其書言不忍縛送被俘後逃歸之人又
請撤義州鎮兵
與
太宗遣大臣阿什達爾漢巴奇蘭同沈正笏朴蘭英往又
書曰我二國本相和協止以明國之故遂啟釁端今
天令親睦復歸于好若既和而欲敗之

天有不譴責者乎我之留兵義州初非疑爾誠恐明人敢

我和好不得不為防守計耳今若拒絕明人勿使入境

王當即遣士卒來守義州我兵自當撤還若爾國之兵

未至吾兵遽撤恐明人伺隙前來竊據也至言爾國之

民被俘之後思其父母逃歸若復縛送心有不忍前者

爾兵入我棟鄂瓦爾喀什竊集肆行屠戮又容匿毛文

龍納我遼東逃民以是往征爾國當攻城陷陣之時我

師豈獨無死傷者乎今以血戰所獲之俘脫逃而去爾

乃收而庇之謂不忍再視其離散爾試思昔日來侵我國屠戮我民其父子兄弟豈無離散者乎遼東之民久經分給將士誼關主僕一旦僕棄其主竄歸爾國豈得不謂之離散乎倘我國將士怨其叛逃率衆而往執之自此啟釁敗盟又未可定也我所以欲爾歸我逃人者非貪得正欲永踐盟好耳如有貪得之念前雖髮降我之民如許之多一經盟誓遂爾遣歸我何嘗靳之也令王若愛戀其民必以彼父母兄弟完聚為詞可將逃人

一一察出與其原主期約一處伊主許贖各從其便如此庶為允協王其圖之

頒賜李倧猞狸猻貂皮李覺貂狐皮及銀姜功烈銀吳希楠朴桂英馬匹衣服姜功烈朴蘭英之子衣服鞍馬

賜沈正笏朴蘭英猞狸猻裘蟒衣鞍馬從者四十七人衣服銀兩有差既遣行遂

命撤回鎮守義州將士以義州復歸朝鮮九月丙子阿什

達爾漢巴奇蘭歸以李倧書至言即遣官至義州更代矣是日鎮守義州諸將亦還

太宗親賜酒勞之

冬十一月庚午察哈爾貝勒率衆來歸

先是察哈爾林丹汗所屬之安班和碩齊古英和碩齊扣肯巴圖魯遣十五人來奏言我察哈爾汗蔑棄兄弟敗壞倫理我等聞

上威德遐敷仁恩普被因相率來歸應居何所惟

上裁之

太宗諭曰爾等來歸我國我國可居之地任爾居之事在六月

至是察哈爾貝勒昂坤杜稜攜妻子率衆來歸

命迎宴撫輯之是月薩哈爾察部六十人來朝以貂狐猞猁猻皮入貢

十二月甲午朔宴來歸阿拉克綽特部長

阿拉克綽特部舊屬察哈爾國先是有貝勒巴爾巴圖魯諾們達賚吹爾扎木蘇率所屬户口乘馬

四十五匹來歸宴之

賜莊田戶口牛羊金銀衣裘器用俱備事在八月至是貝勒多

爾濟伊勒登攜妻子率衆來歸

御殿受朝設宴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三人來

朝以黑貂皮入貢

天聰二年春正月甲子釋陣獲明人還寧遠

先是明寧遠總兵祖大壽部下人銀住為我軍擒

獲至是釋之歸與祖大壽

書曰彼此互為大言徒滋支蔓何所底止夫搆兵則均受戰爭之禍息兵則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曉者也我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擬遣使致祭爾先帝並賀新君即位及閱爾來書有弔喪者為誰講和者為誰之語是以停止遣使但令銀住同來使致詢如謂以禮往來為善則我即遣使往矣（時為明崇禎元年）是月東方格依克哩部四頭目率四十人來朝宴之

賜衣各一襲

二月庚子征多羅特部

多羅特部察哈爾所屬也我遣往喀喇沁之使臣兩次為所截殺

太宗統師征之

諭貝勒大臣曰此行皆選精銳以往兵不甚多當出奇制勝爾等誡諭軍士務紀律嚴明勿得輕進行五日

諭諸貝勒曰爾等率精銳前行若遇敵人當以計擒之訊其消息朕即率諸軍繼進于是諸貝勒前行生擒敵人

訊知多羅特部青巴圖魯塞稜並其部衆俱在敖穆掄地遂駐兵待

太宗至進征敖穆掄合擊多羅特部衆其多爾濟哈坦巴圖魯中傷遁走盡獲其妻子殺其台吉固嚕俘獲萬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漢人千四百名編為民戶餘俱為奴復選精騎從故道往收察哈爾部衆獲馬一百三十牛七十又躡追其逃人俘獲二百戶

賜從征將士及被傷士卒俘獲人口有差刲牛八祭纛告

天乃班師將至瀋陽宴諸貝勒大臣

諭曰蒙

天眷佑初次令兩幼弟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刻期奏凱宜

錫美號以示褒嘉貝勒多爾衮號為墨爾根岱青貝勒

多鐸號為額爾克楚琥爾

甲午朝鮮遣使運送米穀

先是元年秋撤兵義州以其地仍歸朝鮮

諭令市糴米穀既而國王李倧遣使貢方物謝

恩言創殘之餘未有米穀市糴

太宗與書曰我國糧米若止供本國民人原自充裕邇因蒙古諸貝勒攜部衆來降者不絕概加贍養所以米粟不敷爾與毛文龍糧餉已經七年我豈似彼無故索取惟令歲市糴一年以濟窘乏爾能開糴助我方見敦睦之誼爾云平安黃海二道俱經殘破然所餘尚多且六道仍如故也若願以糧相濟則從鴨綠江運亦可海運亦可至於我國逃人當兩國盟誓時原議自盟之後爾國

即行送還爾並未踐約後爾弟歸國復約以過江日為始送還逃民亦未見送還爾云駐兵義州縱有逃民無由得知若撤義州兵回各守封疆有逃來者便易稽察今我撤兵之後逃往人數已察出甚多矣從前相約凡遇閒諜之人彼此必執而歸之近乃有定州外郎金惟同潛來窺伺經旬方返若不加禁絶恐致生亂階特此相告

命大臣同來使齎往事在元年十二月至是李倧遣官齎書申辯

金惟同非其所遣貢春季方物並米二千石更以
一千石在江中平價市糶嗣復以奉
諭詰問納我叛逃事遣使齎書來報其書曰日者邊臣傳致來書閱之不覺駭
訝敝邦既與
貴國誓天約和容受叛亡于義不可故曾有逃來人
口輒即縛送既得來示即令邊臣廣加察訪報稱
正月十一日晚有不辨滿漢二十餘人乘白馬由
鎮江後山無人處橫過向海邊去似往投毛文龍
營者當時既失蹤跡無由得其實狀姑此具復幸
貴國諒
之
三月戊子發帑金資民婚娶

詔曰國家疆域日開首重生聚國中有貧乏無妻室者可給貲令其婚娶于是發帑金分

賜無妻室之人

夏四月戊戌犒牛莊築城夫役

先是明兵屢由遼河來犯見天命十年六月天聰元年八月故修

築牛莊城至是

太宗念築城夫役勞苦以牛四十犒之

丙辰宴來歸巴林部長

先是喀爾喀巴林部為察哈爾林丹汗所殘破舉部往投科爾沁復為科爾沁擾害至是貝勒色特爾元太祖裔巴噶巴圖爾諾顏第三子台吉塞稜色特爾兄和托果爾昂哈之子滿珠什哩色特爾兄額布格岱洪巴圖魯之子阿玉什等率巴林部衆來歸

太宗率諸貝勒出城五里宴之

五月乙酉勞征明錦州凱旋軍

先是聞明人棄錦州退守寧遠貝勒阿巴泰岳託

碩託奉

命同八旗大臣率兵三千往征

太宗躬謁

堂子送出征諸貝勒于十里外

授以方略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爾國如大廈將傾乃文武諸臣執迷不悟專事修葺

城郭亦何益耶比聞察哈爾汗罷棄耕種欲就爾食窺

伺邊境加兵于爾事在旦晚間耳我亦將率各路外藩

蒙古兵築城偪居以俟秋成取爾禾稼爾等將挺身出戰耶抑閉城伏匿耶如欲出戰則以何兵禦我又以何兵敵察哈爾耶我軍往來甚便耕種樵採無所不可爾之軍民雖欲出而耕種樵採豈可得乎我本欲罷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屢次遺書開誠相示爾其思之如以我言為然可即遣使來報毋貽後悔也越十二日諸貝勒遣官奏捷言我軍至錦州松山獲人口及馬牛贏共八百隳錦州杏山高橋三城並毁十三站以東

墩臺二十一處敵守臺者三十人引軍還

太宗遣官往迎

賜諸貝勒馬各一

駕出城五里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大臣各至

上前以次跪行抱見禮俘獲諸物分

賜將士有差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頭目禮佛

塔布克善喀秀克依克拉來朝各

賜鞍馬緞衣并弓矢櫜鞬

六月甲午勞出征阿拉克綽特凱旋軍

先是貝勒阿巴泰岳託征明錦州至中途聞察哈爾固特塔布囊率部衆移踞阿拉克綽特部舊地遇歸降我國者輙行截殺遣人往覘之得實因遣使馳告

太宗遣貝勒濟爾哈朗豪格率兵六百往征

親出城簡閱士卒送之行事在五月辛未濟爾哈朗等擒戮固特

塔布囊盡收其部衆俘人口獲駝馬牛羊以萬計

至是師還

太宗率諸貝勒出迎貝勒等隨

上拜

天乃朝見祭纛論功以所俘獲分

賜將士

秋七月戊寅喀喇沁部長乞盟

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元太祖大臣扎爾楚泰之後裔世管

喀喇沁六千戶附于明為朶顏三衛都督都指揮 偕其弟萬丹偉徵等以書來奏曰察哈爾汗不道傷殘骨肉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奪去戶口牧産我汗與布延台吉博碩克圖汗鄂爾多斯濟農同雍謝布及阿蘇特阿巴噶喀爾喀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趙城地方殺察哈爾所駐兵四萬人我汗與布延台吉率兵十萬回時復值察哈爾兵三千人赴明張家口請賞未得而回又盡殺之令左翼阿巴噶

及喀爾喀部落遣使來約欲與合力興師且有與
天聰皇帝同舉兵之語是察哈爾汗根本摇動可乘此機
秣馬肥壯及草青時同阿巴噶喀喇沁土默特與
師取之
大國如欲往征即宜秣馬厲兵至期進發
太宗遣使齎書
諭之曰爾等以察哈爾汗不道欲與我國和好合兵討之
可各遣人來議事在二月七月喀喇沁部以喇嘛四人率五

百三十人來乞盟
命貝勒阿濟格碩託薩哈璘迎宴旣至復
賜宴與盟誓自此喀喇沁拉斯喀布汗烏勒赫貝勒等舉
部來附先是元年秋柰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來
歸之後其任鄂齊爾率衆循徼截殺察哈爾兵百
人獲馬牛二百餘來獻
太宗嘉之賞甲一副
賜號和碩齊是年冬

名袞楚克巴圖魯同敖漢部長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克
圖至
駕出城迎之
御殿設宴備陳樂舞賚金珠皮帛甲冑鞍轡等物甚厚
賜塞臣卓哩克圖號曰都喇爾巴圖魯索諾木杜稜號曰
濟農二年五月大軍勦察哈爾固特塔布囊于阿
拉克綽特地袞楚克巴圖魯隨征同扎嚕特部台
吉喀巴海率衆奮擊斬察哈爾台吉噶爾圖獲七

百人八月來獻俘

賜衮楚克巴圖魯號達爾漢喀巴海號偉徵

九月己卯賚從征察哈爾將士

九月癸亥

太宗親統師征察哈爾前期分遣巴克什希福等傳令西北歸順外藩蒙古部長率兵來會乙丑敖漢部索諾木杜稜寀曼部衮楚克巴圖魯會于都爾弼地丙寅喀爾喀部諸貝勒會于遼陽庚午扎嚕特部

台吉喀巴海會于綽囉郭勒地大軍駐營七日喀
喇沁部蘇布地萬丹偉徵與拉斯喀布汗弼喇什
台吉等先後率兵至並
賜宴部所獻財幣駝馬初來會師者皆
賜甲胄丙子大軍進發乘夜馳至錫爾哈錫伯圖英湯圖
諸處擊敗察哈爾部衆選精騎追勦戊寅至興安
嶺俘獲無算抗拒者殺之其降者編戶攜歸己卯
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分

賜將士凡宗室之從征及居守者各牛一先是巴克什希福往約科爾沁部會師綽囉郭勒土謝圖汗奥巴等言先自掠察哈爾然後來會

太宗復遣希福率勇士八人往邀因駐營待之奥巴掠畢遽歸惟台吉滿珠什哩貝勒莽古斯之孫及貝勒洪果爾之子巴敦以所俘獲來會

賜滿珠什哩號達爾漢巴圖魯巴敦號達爾漢卓哩克圖又各

優賚財幣駝馬牛羊

冬十月丙申嚴禁擅殺降人

初大軍進征察哈爾時以疲馬留于敖漢濟農城中令每旗官一員守之有達敏者因病亦留居適察哈爾國嘛哈噶喇率衆來降達敏率從者掠其財物盡殺其男婦

太宗聞之誅達敏其隨掠者各鞭八十貫耳鼻以徇至是

師旋渾河

諭教漢柰曼巴林扎嚕特諸貝勒曰聞各處來降者爾等每邀而殺之甚非我撫䘏流離同仁一視之意令後來降之人見殺若諸貝勒知之罰人十户貝勒不知而屬下人妄行刦殺者抵死妻子為奴舉首之人留養内地爾諸國可于各邊界徧置哨卒違者罰牛五哨卒有不聽遣者罰牛一

十二月丁亥朔扎嚕特右翼來歸

先是扎嚕特右翼貝勒色本元太祖裔即天命四年陣擒五年釋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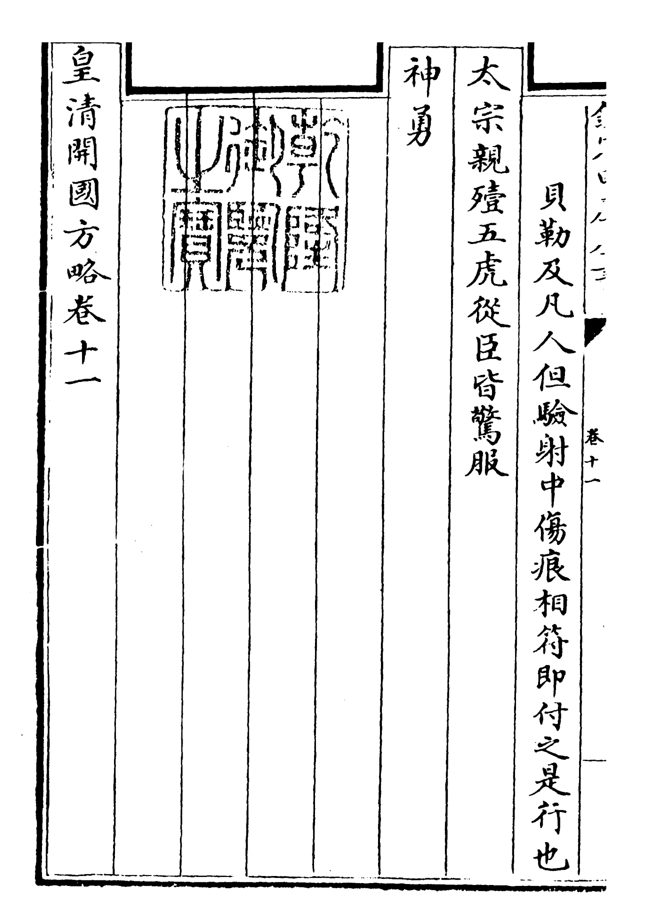
因察哈爾林丹汗侵掠之奔依科爾沁科爾沁弗
能贍養至是偕其弟瑪尼來奏聞
上撫字懷柔不遺遐邇願率部衆歸依樂土
太宗率諸貝勒出迎一里外還
御殿受朝大宴之又瑚弼爾圖色本伯父巴彥達爾伊爾登之子之子根
都爾珠徹果勒圖之子桑古勒桑阿爾齊來奏臣
等前因察哈爾兵至離散往附科爾沁果勒圖已
故瑚弼爾圖等以科爾沁侵擾難堪願依

聖主盡率所部來歸已至開原之北遣臣等進馬駝朝見
太宗即遣官各指與駐牧之地時東方巴雅喇部頭目伊
爾澎圖爾哈布韜伊圖喀率衆來朝以貂狐皮入
貢

戊子定獵射質驗令

前此行獵令諸貝勒約誓從人勿爭奪至是
太宗率貝勒出獵于東北四百里外三窪地
諭諸貝勒傳令射中之獸有爭論者付審理官質對不問

貝勒及凡人但驗射中傷痕相符即付之是行也
太宗親殪五虎從臣皆驚服
神勇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一